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濟活囚徒十一　錄囚十二

無囚十三

刑灋一

白防姦閑邪國章斯抵人命所懸禁暴　竹刑三尺　有常無赦　速即爾刑　干國之紀　刑以秋冬　刑威　踰閑閑法也　能刑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大服以類震耀為刑罰威獄使人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取象雷電威也刑法志　申嚴百刑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　一成而不可變也變改　防淫記君子刑以防淫大

爲之防人猶踰之而煩刑書傳明啟刑書丹筆正刑之筆明慎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罰勑法玉律刑一人史堯刑一人而天下大服四罪舜四罪而天下咸服協大中之灋列用中罰列明也中罰法之輕重得中也書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勿宥勿辟書殷人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祥刑祥善也書閱實罪罰相當下刑適重上服服罪也一人有二罪則從重也官刑制官刑儆于有位其附于刑附麗也周禮麗刑麗罹也中典周禮國章刑麗灋周禮官禁國禁踰矩矩法也惟刑之恤刑期無刑義刑屏棄典刑教中周禮司徒刑以教中則人不虣

在九刑不忘傳季孫行父逐莒僕　三罪而人服晉文公能刑　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徽樂　刑之頗纇獄之放紛　人在鼎矣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人在鼎矣何以尊法謂棄禮徵書也　御宄以刑御姦以德　僕區之灋楚文王作　無自立辟詩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法也　觸灋抵禁書　律令一定　作灋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刑灋所以助治劉向上疏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灋所以助治也　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　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輕犯憲章不遵禮教　孔嚴威柳宗元簡于厥刑不殘而威是謂嚴威　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同上

刑賞國大事 太平公主私長安浮屠慧範御史魏傳弓劾其姦贓四十萬請論死中宗欲赦進曰刑賞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矣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

禁亂 陳子昂八科一措刑謂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

魏徵曰 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晝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黄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

褻刑 陸贄字敬輿奏輕爵褻刑梟亂之漸也

刑罰清則人安 劉蕡字去華策曰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

朱敬則諫 初武后稱制天下頗

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密敬則諫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内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

罰者刑之本 魏元忠上封事罰者刑之本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紀綱政教之藥石

刑罰不濫則人壽 盧藏用守子潛云古為政者刑罰不濫則人壽

以鋤彊梗 韓愈原道篇為之刑以鋤其彊梗

刑名之家 文粹朱敬則諫除濫刑疏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

摧姦息暴 文粹朱敬則諫濫刑疏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

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 柳宗元斷刑論必使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

懲之以黜遠鞭扑桔拳斬殺之慘 同上守道

論

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畢其牆垣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馬裴洎制策

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敝人臣之頗僻猶不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魏徵

罰務速而後有懲柳宗元斷刑論

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測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唐刑法志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傳奕上言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扶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也

灋令二

白制事典爲之律度趙宣子爲國政徙木史商鞅令既具未布乃立三尺木於市南門募人有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莫敢徙復令曰能徙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其法

憲令史楚懷王使屈平造憲令藁草未定上官大夫欲見奪之不與乃讒曰平爲令衆莫不知王怒疏平

攟摭漢蕭何攟摭法令宜於令者作律乃著令

不循三尺客謂杜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注三尺以竹簡寫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定著爲律後王所定疏爲令

令甲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注息生長也甲令第一乙令第二

吳芮著乎甲令而稱忠甲者令之篇次

深文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深文拘定職之吏注

拘刻也定令趙禹張湯威福後漢崔寔曰威福人主之神器定典瀍順帝使僕射宗登定典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新序商君法也不宜兩端魏盧毓上論古令科律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情科律劉邵定科律作新令十八篇蜀科蜀志伊籍與諸葛劉巴李嚴共定蜀科先甲三日先庚三日愼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挈令挈音契獄訟之要漢書執禁以齊衆禁網踈濶禁止姦邪漢書經邦之道撫事攸先庇俗訓人防姦詰暴九章宜緩俗有歸心三典或虧一無措手瀍正則人懲罪當則人從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布德和令后以施令誥四方易溢甫

刑者除之陳寵昭分拘校律令律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未及施行也孔撰定律令劉祥道宇同壽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用灋深杜羔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荅曰戢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撓亂朝灋鄭注為翰林學士時李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撓亂朝灋尹思正擢大理卿韋丹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正以方發生丹固奏不可乃決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正不得謁思正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慚怒劾思正為青州刺史灋令者人之隄防王志愔為大理正嘗奏言灋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令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

見志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

律明則人信灋一則主尊

趙冬曦神龍初上書曰古律目千條隋時姦臣海法者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發條目數百夫法易知則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犯罪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灋一則主尊當時稱是

灋為天下縣衡

劉藏器高宗時為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嘗人為妄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灋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

天下所共

李素立擢監察御史

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

不自爲輕重

韓洪爲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

議法處令寬平

房玄齡議法處令務寬平

灋爲天下公

戴冑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令無忌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灋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錄是與校尉偕免

灋者布大信於人

時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冑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冑曰灋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于法此

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

設濫與人共孫伏伽東都平欲責贓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若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哉

與定律令韓瑗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具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寛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

重貨輕濫蕭鈞左武侯屬盧文操踰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濫任喜怒殺人帝曰眞諫議也詔原死

通訊遺詔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從遠裔

私役門卒李乾祐貞觀中為殿中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

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錄是免死

惜有罪虧成法

狄仁傑遷大理丞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具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死錄是朝廷肅然

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

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獨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意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耶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

設法不如息事

韓琬

上言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息事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

用瀍 宗室國貞善用瀍

撓人 陸贄說使者以五要簡官事曰黷法之撓人

深文 穆贊推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

覆訊 般佾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賕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詳當流未決佾奏三犯不同生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

囚父自首請罪 王彥威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因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因可勸風俗議減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者有詔貸死彥威詰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不輸官賦 韋澳字子斐改

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兆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臣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

問法　張嘉貞字嘉貞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子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宜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

瀆有首　王縉字夏卿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瀆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

瀆者天地大典　賈至字幼鄰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

小材縻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見素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推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邪詔可

灋令有常則邦寧 盧藏用字子潛云灋令有常則邦寧

所守公灋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生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灋不可以私害公

天子操灋有不變之義 王志愔言隋之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吾兒之父非兆人之父矣何不別制天子律乎故天子操灋有不變之義凡數十言意甚嘉

誤傷乘輿器服 柳渾字夷曠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

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名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持瀍 竇參字時中進大理司直婺州刺史鄧班盜贓八千緡宰相右班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瀍卒輸入之

李德裕奏 德裕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禁齊人 文粹蕭穎士爲陳正卿進續尚書法令不足以禁齊人

存而不論 文粹李華中丞壁記三辟存而不論

廷尉上請帝垂泣 王志愔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泣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因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

刑

罰二柄惟主操之王志愔刑罰二柄惟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王也上律令塵蠹於棧閣白居易論刑法律令塵蠹於棧閣制敕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律令格式唐刑法志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中外之灋殊以其官禁不一也中外之灋殊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劉帝王立灋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舊唐史牛僧孺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愆失然此人有

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曰凡人不才止特祿取容爾云云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

參訂重輕 劉瑑字子全泉彙勑令可用者由武德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

三尺律令四海紀綱 所宜公共杜牧

寬刑三 取宥過事用恤刑附

白訓夏 周書穆王訓夏贖刑

附從輕 附施刑也求出之伏從輕

赦從重 雖罪重猶赦之

周訓夏刑人克用乂 訓暢夏禹之刑更從輕也

漢除秦濼政是以和去秦之重刑

夏人不敝本乎後罰 記夏道先賞後罰其人不敝敝人先罰後賞其人敝

秦氏自敗由其峻刑 約三章之法漢室以興作五虐之刑苗人自絕得失斯在取捨可知虞夏之道寡怨於人少文法故雖政寬而人慢未盡善也比刑肅而俗敝不猶愈乎爲國制刑雖宜簡易示人知禁信亦雖寬寬能御衆猛則殘人宜建大中之法以爲小康之惠作爲金贖垂裕虞書誤入刑以金贖罪除去肉刑稱仁漢牘文選寬而有制書施之以寬 雖優優之政布以從寬而恢恢之網疎而不漏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商湯以爲御勞止之人寬以濟猛念恤哉之典愛克厥威其政不嚴而治其教不肅而成無子令妻入獄吳祐

為膠東相有母卯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縵其桎梏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為名也**吞藥就死**鍾離意字子阿為瑕卯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子宜進藥死**畫衣冠**漢文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人不犯何則治之至也其除肉刑**輕典**周禮**緩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父子君臣**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量也謂立父子君臣之間可以情恕也**容姦**禮**利淫人之蒐匿**大為防而猶踰**瀍以懲奸**小不忍而恐亂**況當弘貸之朝**宜用適輕之典**宥汝**仇予**惠暴寬惡**刑法志言上古用象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無濫**賞不僭刑不濫不辛

而過寡借無濫輔之以寬霍光持刑法嚴任杜延年輔之以寬老宣詔年八十非誣告傷人者皆不坐小成帝令未滿七歲賊鬬殺及犯誅死者上請皆減死面封之張歐字叔明爲御史大夫未嘗按人官屬亦不大欺上具獄有可却者却之謂平反也不可者涕泣面封之注皆封不忍見之去酒省肉杜緩理諸陵縣獄每冬月具獄日去酒省肉官屬稱其仁于公高門升卿因字後漢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獄吏每上具涕泣隨之嘗曰昔東海于公高其門閭其子平至丞相吾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因字詡曰升卿妻執燭盛吉爲廷尉妻執燭持丹筆相向泣曰若可使一人濫禍及子孫泣辜禹門容駟馬于公孫及九卿虞詡祖經不妄舉按見慎刑門孔公累獲原賈敦頤爲洛陽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

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于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

徐堅上言天授三年上言古者罰不逮嗣故郤芮亂國而欽升諸朝嵇康戮而紹死於難則於他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緦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韋嗣立疏

審定瀍令意在寬平舊唐房玄齡

蓬勃消李德裕上尊號冊省刑罰而蓬勃消

太宗見明堂圖禁鞭背權德與字載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承隋虐以仁厚為先太宗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之深也帝曰誠如言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

之澤朱敬則字少連願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力頓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原掃朋黨之險跡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帝喜其言

於用刑喜寬仁

憲宗英明果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借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唐刑法志

太宗

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以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人惜命務在哀矜臨於勦絕仁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嫗藏於骨髓雖武太后革命二紀安祿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乘輿巡狩寓內覆虞億兆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仁深德厚固可侔

於堯舜夏殷以降
無足徵者通典

推斷獄四　學獄附

白情得獄成　刑放辭窮　察必以情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謂偏也察言觀色　叩其兩端

放紛紛亂也　孟秋決小罪月令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　仲秋

中嚴百刑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　嘗學斷斯獄矣禮

致其忠愛禮記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獄訟也　哀矜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　獄訟益繁　要因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要囚謂審其要辭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丹筆以定罪也定國之司廷尉爰求明察不疑之尹京師多所正刑高門待封于公陰德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敬之敬之惟刑之可憂也施鞭貫之威子玉治兵終日鞭七人貫三人耳明察之官

滋豐亂獄典獄主獄者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因證造全也兩至具備則衆官聽其入五刑之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審克詳審閱實罪與罰相當也何以速我獄平刑舉直措枉則民服丕赦大斷也察辭稽貌考其貌慎獄之至也留辭謂一人之辭最難聽也束矢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注必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

鈞金又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于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賫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之亦重刑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五聽求人情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人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斷獄蔽訟蔽亦斷也辭貫明徵傳明徵具辭罪宜慎測禮慎測淺深之量坐獄於王廷國章斯抵人命所懸刑將不變獄貫惟精舉要傳王叔氏不能舉具要要契之辭徵辭既懲金矢之直何邃鐵冠之劾折獄致刑斷制五刑書察辭于差察辭參差明清于單辭協日周禮司寇旬職聽于朝要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凡以獄財者正之傳別約劑傳別手中別書

約劑今之契券

旬乃弊之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注用情理之十日乃斷冀有可出也

參聽 記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君子盡心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直鈎幼賤有罪 傳

上下其手 伯州犁導囚情

不探其情而誅焉

于定國知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漢于定國

不究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為不冤

不用三冬 後漢陳寵咸之曾孫明家業天下獄訟其所由決平無不厭伏時肅宗詔絕鉆鑽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十月冬初而已元和年旱賈崇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始萌令曰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盛怒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

爲廷尉每附輕典務從寬也麥秋案驗和帝令麥秋案驗薄刑司徒魯恭上疏諫盛夏召農人拘對上失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後卒施行學獄漢張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笞湯湯乃掘薰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傳爰書者訊鞫論報并取鼠肉具磔堂下父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注學決獄之書乃爲律令也必原父子之親禮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禮黃沙執憲丹筆垂仁雖折獄以言望古人而多愧惟刑是恤然勿喜而留情梧卯有雪冤之魂棘林無夜哭之鬼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丹筆哀矜有裕放勛之惠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以殺止殺有國之弘規故漢制九章

設犇元之銜勒湯存一面作黔首之隄防干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反道敗德終不捨於五刑孔單言輒判李程字表臣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州部審覆徐浩字季海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州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書垂謹卹意請如故詔可納金第五琦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何自持金即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晚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斷疑獄四百張文瓘字稚圭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平處輕重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名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待報嚴郢字叔敖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

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符印强刼大諸盜今一從之法太輕不足禁惡

侍御史掌推獄訟凡有制勑付臺推者則按其實然以奏云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同上

嚴實論殺唐史李景畧爲朔方節度監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背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畧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庭中如光妻云

守死明道徐有功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今徐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常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

寬平鄭惠王元懿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

無恨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雜治劉晏字士安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勑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之請也

詞服陸宣公奏議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法焉

臨所入者獨無言唐臨為大理卿高宗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悉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因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絶意舊史

李景畧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唐百官志

怒馬造廷薛懷義陰募力少年千人為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名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

推覆詔獄裴守真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覆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

不枉不漏張說守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橫逆而死留守捕係枝黨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盡得其情狀

自餘枉被係禁一切釋之故憲宗勞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凡斷獄之官皆舉律令格式正制條以結之若正條不見其可出者則舉重以明輕其可入者則舉輕以明重出唐六典

拷訊五

白二月無肆掠肆暴曰掠捶拷禮記掠笞史楚相亡璧門下意疑張儀貧無行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乃釋之榜笞刺爇貫高對獄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雖皋陶聽之猶謂死者有餘辜繫笞笞訊掠辜瘐死宣詔係者或以掠辜瘐死獄中今郡國歲上係囚拷一連十拷十連百韓朗云請先拷

范陽繫獄以同繫囚多
嬰病乃請先就拷掠

五毒慘至

戴就會稽人仕郡倉
曹掾揚州刺史奏太
守成公浮贓從事薛安收就笞掠五毒慘至燒鋘斧使
夾肘腋肉焦墮地乃卧就覆船下以馬糞薰之一宿二
日謂已死發船就口罵曰何不益火又燒地以大針刺
指甲中令爬土爪悉落安曰太守贓罪狼藉君何骨肉
抵扞就曰太守剖符大臣奈何誣枉忠
良安奇其節操解械與譚解釋郡事

識母羹

陸續字
智初詣
洛陽獄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曰母所調
和羹截肉方斷葱以寸為度使者嘉之免續

吏訊

鄱
陽
書曰左右不明
卒從吏訊也

要囚夜拷

常林夜過吏崔林聞曰君為
廷尉卿常曰無崔曰何故夜
拷囚常
魁之

罪得其實

選

誘問囚情

吳陳表丈與為士皆愛
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
明壯悍叔拷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
付表表破械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摧

奇之遂捨明罪

孔按訊

蘇珣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

乞下有司雜訊

朱子奢池陽令崔文康生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甚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懼而不敢申矣詔可

同被訊

張錫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尊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

氣息奄奄

惟吏是聽

李邕素輕張說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邕妻請戍邊自贖曰邕初蒙訊責便繫

牢户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

覆訊 宗室皐字子蘭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詔劾貶潮州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貌言如平常

恣行楚慘 唐史吉項劉思禮反項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閥生平所惡者凡二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

諸察獄之官 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再訊 出通典

執政畏禍麤滅無所問 姚紹之武三思黍偕不執王同皎等謀殺事覺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勑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麤滅無所問因厚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呫嚅紹之麤然不復顧

楚械搒掠皆呻吟不勝 吉温李林甫與李適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以垍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摘其餘銓史僞選六十餘人

帝命與京兆雜治累日情不得京兆尹蕭炅使温佐訊
温分因左右中取二重囚重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吟
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慴具答掠嚴
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
穆贊字相明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係囚答隨問
楚掠嚴楚贊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寛唐史
吉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裂輒承
威隨問輒承無敢近鞭楚未收於壁而獄具矣
敬羽推監察御史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環以榜具
悉支黨環以榜具因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
徐有功傳周興來俊臣卯神勣王弘義等揣楚掠凝慘
識后指置總監收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
掩搦護送
楚掠凝慘
鞫訊結斷刑慘獄嚴
徐有功上疏唐季人多
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
嚴

款辯 六 證驗附

白明聽單辭 兩辭 師聽五辭書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要契之辭 書辭無頗 抵讕置辭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傳相曰王陽病抵讕置

辭注抵拒也讕諱也讕力亶切 不知置辭牘背周勃下廷尉不知置辭注置立也不知對獄之

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乃書牘背以公主為證注牘木簡也 置對自伏其過莊子

會獄追對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朱安世 引為證後漢吳詠為馬賢所

辟又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為證理無兩直自刎死二人慙悔和解涼州刺史張機祭其墓旌

其子孫 孔多作辯狀刑法志武后大定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者以故入

論占辯皆合韋嗣立論刑法多濫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占辯皆合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宋璟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芳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大理烝徒以上各呼因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狀疑不伏則聽其自理唐通典

察獄七

白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偏聽生姦探情窮審公聽不私察色動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亡沒事其妻盈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柔曰爾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柔察子文色動應對名至於是叩頭首殺禮胡

質爲常山太守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色動遂窮詰罪人斯得矣

蜜中鼠屎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黄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黄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啟言不謹亮令破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黄門伏罪

兩日在水中

符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宿妻家妻爲賊殺妻兄疑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怪及卜占否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而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濕箄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具沐夜投豐枕豐憶箄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爲水離爲馬南渡旋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馮字兩日昌字其馮昌殺之昌乃具服與妻通期新沐沐者枕枕爲驗誤中婦人

盗誣行人

冀州有老母遇刦唱盗人爲逐之擒盗反誣行人日暮母及路人莫知符融曰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

與死人語

謂後出者曰汝真盜其發姧擿伏皆如此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召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廷掾爾又鈴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掾而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分縑

風俗通曰有一人持一疋絹到市賣遇雨而披覆後一人求庇蔭授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之是我縑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君負縑主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服也

推已以議物

捨狀以探情

以誅一以振萬

攝少成多

妻殺夫

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被殺主名不立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與語便縛來果得之云與妻同謀殺也

木囚

王充論衡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

像因之形鑿地為坎置木因於其中罪若正木因不動若有怨木因即動豈因之誠著木人也

孔 身聽

安潛字進之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詭稱婚集

宋璟京兆人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兆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欲併生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不知何罪之云寸縱數百人

餞流人

馬懷素字惟白魏元忠謫嶺表太僕崔貞謹東宮率屬孤禕之祖道張易之怒使上急變告貞謹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謹餞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潤之人且陛下操殺生之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

盜刼貢船

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刼貢船捕吏取

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徹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眞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文粹古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鹿門隱書皮日休

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稽諸證信有可徵焉而不首實者然後拷掠二十日一訊之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五聽也

醉胡懷刀而汗唐史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眞盜

獄囚八

乇圄圄以囚

桎梏以縶

寘于叢棘易

圜土周禮司救三罰

而士加明刑歸圜土注圜土獄名三月省圄圄九月繕圄圄拘繫易係用徽纆索也用脫桎梏屨校滅趾械足也荷校滅耳罪重械及首也上罪中罪同族有爵待弊周禮掌囚守盜賊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鄭司農曰兩手共一木曰拳桎梏兩手各一木玄曰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拳亦各一木又云桎王族及命士以上唯上罪或拳或梏也挺重囚出輕繫月令夏月注云挺寬也至秋乃決也具桎梏九月以幕蒙之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圜伯嬴於轅陽越椒因蔿賈南冠而繫者誰也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云云縲紲之中公治長縲囚幽繫囚之七年紂囚文王七年楚囚鍾儀武王下

車釋箕子囚　方知獄吏之尊周勃云上書梁王因鄒陽陽乃從獄中上書自說立出之死灰不然史韓安國字長孺生杜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甲曰然則溺之搶地司馬遷書見獄吏則頭搶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司馬遷書仰天而歎李斯既拘執縛仰天云云史關三木史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栫棘傳吳子執郛子於樓臺注云頭及手足栫之以棘栫擁也音賤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夏臺成王湯因於夏臺狴牢獄名黃沙獄名晉武帝所置象斗之制元命苞為獄圖者象斗也圜扉獄門黃霸受經黃霸與夏侯勝俱下獄從勝請受洪範勝辭以死在旦夕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入穽　搖尾　籠鳥　檻猿　幽而

楚奏鍾儀 出圜土者殺謂逃出獄也周禮 攘獄攘謂拒當獄者周禮 赭衣

魯謁居繫導官諸獄皆滿權寄此者 絳侯囚諸獄千金與吏 灌夫受辱

居室保官 暴室掖廷織作染練署 獄市爲寄曹參相齊以獄市爲寄屬後相曰愼勿擾獄市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寄 虎穴漢尹賞爲長安令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瓴甓爲郭大石覆之名虎穴

圜牆之中司馬遷書 鞫繫訟繫漢景著令年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未乳產者師侏儒當鞫繫者訟繫之注師樂師樂師盲瞽也訟寬容不桎梏也但處吏舍不入牲牢也 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斜口谷名朱安世云 逮繫淳于公下獄逮繫長安注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也 淳于公當行會逮罵其女云云 胥靡史楚王胥靡申公注云連繫而相隨服役

之也

琅當 王莽捕關東犯鑄錢以鐵琅當其項傳詣鍾官萬數注琅當長鎖也

瘐死 宣詔繫者或以掠苦饑寒瘐死獄中朕甚痛之其會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苦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瘐病因徒病殭為瘐死或作瘉

獄中為誅 後漢杜篤字季雅下獄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械自解 許楊字偉君少好術數為汝南太守鄧晨修陂鴻陂豪右因陂役爭較所在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賂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晨驚曰果濫矣太守嘗聞忠信可以感靈即夜出楊遣歸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之

救火 晉崇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

劫囚 魏因臧霸父式為獄掾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父付府霸將數人要奪與父亡命

導因走 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馬台為求之既得後台坐法當

死禮私導令踰獄乃自首主簿溫嘉之白太祖罪減一等失因律捕亡律主守不覺失因減因罪二等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百日內追捕限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又云徒流囚徒限內亡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主守不覺減囚罪三等故縱者即與囚同罪也職納櫜饘傳晉人因衛侯甯子職納櫜饘櫜饘衣食也甯俞忠於衛侯以衛侯衣食爲已職纍臣纍纍之臣傳身爲木石與瀍吏爲伍司馬遷書跡墜昭憲身陷幽圄文選深室傳寘諸深室別爲囚室也孔纍繫填獄崔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繫填獄詺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

哉伏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勑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無異辭

鵲巢其樹

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刑措賀帝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唐史

獄戶春而不草

獨幽怨而沉遠李白萬墳詞

囚陰山苦寒地

溫彥博字大臨突厥入冦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立得還

囚窟室

將儼為莫離支所囚內窟室見節門

廚院

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

以稽決滯

陸贄字敬輿八計曰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

毀械而亡

柳晟河中解人

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郭常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髮爲浮屠

加兵苛督　高駢守千里畢師鐸出駢因南第駢出金遣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因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

囚拘　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閤欄楯爲薪煮革帶以食

鐵籠聲囚頭　索元禮爲推使鐵籠聲囚頭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

作大枷各爲號　來俊臣作大枷各爲號一曰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豬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暮爲白日因　朝爲青春士暮爲白日因韓愈赴江陵進中

悲作楚地囚　悲作楚地囚何由春庭哭李白示息秀才

獄者兼受好

惡崔融陳關市疏司刑無鬼哭之庭李庾西都賦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貫五木加連鎖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千里人柳宗元斷刑論

顧地窺天

不過尋丈柳宗元與李建書壁如因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復能久為舒暢哉

槁焉若枯憒然若璞答周君巢書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趍拳拘而不得肆槁焉若枯憒然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

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上李襄陽啓

衝羅蹈穽不知顛踣柳宗元答問

驄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覆盆徒照日蟄戶未驚雷駱賓王獄中詩

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有氣還冲斗無時會鑿坯同上

靜獄五代漢臣蘇逢吉高祖生日遣吉疏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撓灋貸免王世充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撓法貸免以樹私恩

放囚九事多在寬刑中

白兩釋縲囚傳

故縱

緩死

乃逸楚囚傳晉人令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注云緩之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

縱因亡命馬援為郡督郵送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令亡命北地遇赦

放歸殯母鍾離意為堂邑令民防廣為父報讎繫獄母病死廣哭不

食意怜傷之聽廣歸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下遂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罪死論

論重者一人　魏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水衡載囚于車逵以軍事竟重者一人放其餘太祖善拜諫議大夫

伏臘放歸　後漢虞延字子大為淄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皆赴期反有一囚於家病自載詣縣既至而死

又　晉范廣字仲將為堂邑令丞劉縈坐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縈如期反

又　曹攄字顔遠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蹔還家乎開獄出之剋曰令還掾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負至期並來一縣歎伏號曰聖君也

在道解徒作徒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徒詣河内時寒徒病路過弘農意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與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

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進樂就死見寬刑門吞樂就死注務以哀矜示其無苟免之心恃而來不弛刑若今責仁信懷惠守自拘之限忍歎保漢書

誦經得脫晉符丕左丞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杻械其手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力士開械脫出若有導之者遂奔揚出輕繫利滏惠姦寬銓期銓期以為洛陽令

惡遭逃孔馳騎免死魏元忠為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勑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於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如期至呂元膺字景夫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

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

萬一除刑部因籍

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為士列不堪當世用矣柳宗元許京兆書

非卿孰能辨之

唐史李元素字大朴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掠服之楊寧覆驗事皆不驗亞怒劾寧德宗信不疑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察其寃悉縱所因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既道運寃狀帝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

縱因使相告

隱太子建成討劉黑闥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因使相告褫衣甲還鄉里告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渠長降遂擒黑闥

恤囚徒 十

白繫者饑寒瘐死朕甚憐之 漢宣詔見上注 作徒衣 見上注 給酒肉 趙廣漢爲京兆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刧執之求財廣漢就曉之曰京兆職謝兩卿無殺天子臣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即叩頭送獄廣令給酒肉至冬當出趙豫爲調棺歛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妻入獄 見寛刑門無子令妻入獄注 又 晉喬智明字元達爲隆慮令部人張兊報父雠母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令妻入獄陰縱之有勸逃者兊曰有君如此不忍累之於獄産一男會赦免 有官秩在獄 惠詔爵有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械皆須繫寛容不入狴牢者 問囚欲言 吳顧雍爲丞相爲呂壹所誣毀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曰君得無有所欲道耶壹叩頭無言 孔問其

服否唐志大理寺丞六人正刑之輕重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問其服否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白居易策止獄畫衣不犯載酒無冤文粹楊烱少姨廟碑紏萬人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以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其恤刑有如此者輕囚久繫唐臨事見獄囚門三農啓候方陳愛敬之規百姓為心憂軫泣辜之念中宗慮囚制

濟活囚徒十一

白邴吉拒閉使者漢書皇曾孫在邸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使分條中都官詔獄無輕重皆殺之邴吉為郡吏拒閉使者使者不得入也袁安條奏楚獄後漢袁安為楚郡太

守楚王英反連及數十人顯宗怒甚治之迫急自誣安不入府往案獄者無證明者條上出之掾吏叩頭爭安曰如不合上意太守自坐不

治出

崔篆爲建新大尹獄相及帝悟奏出四百餘家奸填滿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曰將有悔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遇也

拷一連十

後漢韓朗以侍御史與三府掾治楚獄顏忠辭及劉連連連未嘗與忠相見朗傷其冤試以連等物色問忠對錯愕乃上言疑無辜拷一連十拷十連百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治出千人論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免於斧鑕

史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鑕肥白如瓠王陵偉之言於沛公赦不斬又暴勝之欲斬王訢訢曰殺訢不足增威不如時有所捨以明恩貸勝之壯其言而赦之

孔釋械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

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元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讁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七族得貸

仁傑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令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得貸

全活數十姓

裴度字中立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姻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

治獄主仁恕

崔仁師事見獄因門

屈突通覆簿

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戮千五百人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眾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減論

情有重輕

陳布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悉抵死李峴獨曰法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切論死非與天下惟新之意固

爭數日乃見聽
衣冠蒙更生

録囚 十二

白有所平反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有所平反母即喜如無母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察顏色 後漢左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録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

口說 應奉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千人太守問之奉口說罪殺兼繫姓名坐狀輕重一無遺脫

罵囚 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敘面罵辱壹丞相顧雍元歎責懷敘云云

孔以執灋平恕方戴冑 張文瓘守雅主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以執灋平恕方戴冑後拜侍中因因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

指曉枉直 何易于凡闘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獄吏三年無囚

占對唐臨高宗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
朕意盡情成汭青州人頗知吏治嘗録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
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唐太宗親録囚徒六年唐太宗親録囚徒閔死罪
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唐刑法志

無囚十三

白黄霸為潁川百姓嚮化八年獄無重囚董恢為不其令獄連年無囚後漢劉平為全
耕令有恩惠百姓懷感判史行縣獄無繫囚囹圄空虚寂寥孔獄無重囚刑法志代
宗性仁恕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狴牢傾杜甫有事於南郊賦叢棘圻而狴牢傾無一

人獄文粹杜牧上高大夫書梁公元崇首佐元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　吏閣

丹筆文粹李庾西都賦臺收白簡吏閣丹筆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鑽鑿不用

獄訟以衰柳宗元表

白孔六帖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六 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李　椿

白孔六帖卷四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議讞 一

白讞平天下獄 朱博遷廷尉職當讞平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謂掾吏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來為諸君覆之乃為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議驚乘輿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行從橋下走誤驚乘輿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

所公共具時上誅則已既付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

議盜環 又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怒令族之釋之曰如盜長陵一抔土何以加於法乎

傳命誤 後漢兄弟共殺人帝以兄不訓弟報閥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矯詔當斬郭躬有曰法故誤傳命誤當罰金帝曰疑其故也躬白曰君子不逆詐帝曰善

爭死上讞 張儉元節亡投孔融兄褒褒不在融匿之事發并收褒融爭死問母曰家事當在長妾合當坐一門爭死郡不能決乃上讞詔坐褒

讞不當不罪 景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有令罪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信欲令務先寬也

心不厭 景前詔曰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再卻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卻矣倪寬為言具意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伏寬所奏即得可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 讞疑也

讞于公 禮獄成有司讞于公

奏

讞掾張湯舉倪寛為云云

孔衣冠蒙更生李峴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崔器等附致深文峴獨曰法有首有從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衣冠蒙更生

例不覆讞嚴郢字叔敖曰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案填委章程紊撓

獄當與衆共魏謩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因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縣令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

決狀讞李日知歷同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一因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

曰吾不去曹因無生理曰知曰僕不去曹因無死法皆以狀讞而后用日知議

詳讞 韋弘景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

科條叢繁 王播進刑部侍郎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

慷慨論正 孔戣守君嚴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凡鞫獄其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

議斧陵栢 狄仁傑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即免死

論顔餘慶 徐有功時博州刺史王冲責息錢于貴卿遣家

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生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誅死籍其家記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切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有功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衛仗在廷陛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言定氣詳韱然不撓

受賕當死

蕭齡之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戮於朝唐臨建言羣臣不知陛下議之之意在律王族戮於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于它因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唐臨字本德

置笏在陛 崔玄亮右散騎常侍字晦叔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置笏在陛曰孟子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令令殺一凡庶尚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帝感悟

覆奏 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内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疾有徵法不當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即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也舊唐史

謹刑 二

白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傳

視民如傷 國之興也

哀矜 孟氏使陽膚爲

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三刺 禮司寇正刑明辟必主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濫者

一成盡心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哀敬 折獄

泣持丹筆 盛吉

明慎 易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明而不留慎而不擾 史

死者不可復生 漢書獄者人之大命云云

欽恤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文而不害 蕭何

嚴而不殘 雋不疑

簡孚 核其罪有信文

審克 詳審

閱實 罪罰相當

制短長之命 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 欽哉惟恤

中典用情 周禮

八辟 周禮以八辟麗邦法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麗事 麗附也謂當其本罪之事

辭

貴明徵法宜慎測審慎國章斯抵誠合中刑輕無赦禮凡制五刑法輕無赦

慎惟不變必在惟精恤在一成慎其三復奏讞漢宣令季秋後讞時士常幸宗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平

去酒肉杜綏為守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肉省食官屬感其恩惠

涕泣漢張歐叔明為御史大夫嘗言案人上具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得已者涕泣面付之

人命所懸孔謹重刑法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於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名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請如令覆奏徐堅字元固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因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今覆奏則死者無恨

敕法謹罰陳子昂字伯玉上言近日

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敦法謹罰省白誣究此太平安人之務也

決刑無進酒肉

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丁亥詔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決刑無進酒肉

既盡哀敬能致治平

士師皋陶之恤刑司寇蘇公之用獄既盡哀敬能致治平杜牧畢誠除刑待制

一輕一重理亂攸生

陸贄奏議今京邑初平所用刑章元宜審謹一輕一重理亂攸生

唐中宗慮囚制

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徼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炎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冤仍示小懲之誡具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初學記

於刑灋尤謹

刑法志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

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寛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則死者甘伏知泣辜大恩生人歡
悦見祥刑之意徐堅疏出六典
臣顧侫奏瀍

瀍官獄吏三

白過聽殺人
史李離晉文公理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受祿為多不與吏分過聽殺人傳罪下吏非所聞伏劒而死

瀍令
孔光為廷尉瀍令號詳平

治獄之吏
漢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者上下相繼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

增秩
宣詔曰今廷平任輕祿薄為立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務公平之選于

求明察寛恕
定

國求明察寬恕黄霸以為廷平

傳古義　武帝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吏也

嚮學　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為人溫厚口不能言語發明張湯盡用法律吏謂寬不習事不署從事

世非灋家　楊賜為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自以世非灋家遂辭以特進就第

三世廷尉　吳雄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理曹掾　魏置理曹掾蓋法曹

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　晉王彪之字叔武為廷尉有永嘉太守謝穀後穀同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楊州刺史殷浩收穀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相反覆詔令受之彪之疏引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請置律博士　晉衛覬奏刑法國家所重而私議所輕獄者人命所懸而選用者所卑請置律博士相教授遂施行

斷獄飲酒　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為

廷尉去酒肉見愼刑門不讀律而得廷尉之稱陳矯方知獄吏之尊周勃死灰不然見獄囚門如老獄吏見推斷門不用三冬見推斷門孔

羅織之吏如獵者魏元忠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名復舊官因侍宴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狗須臣肉爲之羹矣彼將殺臣以求

進臣顧奉濹持正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奉濹持正風績顯公卿間持平守正徐有何辜功轉司刑少卿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持平守正專治詔

獄杜景佺冀州武邑人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獻

獄官箴裴諝字士明悉法吏舞文或抶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作大枷各爲號

來俊臣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李庾西都賦唐文粹

舉按四

白按事發姦漢尹翁歸補河東卒史按事發姦太守田延年重之

司察蓋寛饒次公爲司隸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刎

逢諸葛諸葛豐字少君司隸刺舉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逢諸葛舉節按侍中許章遂詔司隸去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埋輪後漢舉八使天下舉按不法張綱爲侍御史充使最年少官卑受命訖乃埋輪於洛陽道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舉奏太尉梁冀貪淫不法朝廷振竦

鷹隼始擊漢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

立秋日辟侯文爲東郡督郵引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掾頗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杜稚季寶氣索良久曰其次誰文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稚季聞之懼杜門不通水火

搏擊 崔方進爲京兆搏擊亮彊爲丞相奏陳咸冒濁苟容云云咸遂廢錮也

二天 後漢蘇章爲冀州刺史按故人清河太守設酒饌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歡也明日冀州刺史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正其罪

所劾多 范滂爲太尉黃瓊所辟名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二史二千石權豪二十餘人尚書責所劾猥多疑有所私也

斂手避二鮑 鮑永爲司隸以鮑恢爲從事俱抗直不避彊禦世祖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怪鳥 孫盛爲長沙太守頗營背貨從事至郡服高名不劾盛與桓溫牋辭旨放蕩曰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怪鳥溫怒遣按

賍私檻車收到州不坐

不避權貴　後漢祭遵為車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

縣令收督郵　魏志滿寵為高平令市人張包為郡督郵貪穢因來在傳舍率吏卒收之即日考竟遂棄官

白簡坐而待旦　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當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懼不寢坐而待旦

不避豪貴　趙廣漢將吏至霍禹第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爐罍斬關而去

不劾賢者　晉羅含君章桓溫使檢劾謝尚含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而還溫問所劾含曰公以尚何如人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即溫義之

孔枸殺　馮宿字拱之拜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枸殺之

膽落　溫造字簡輿授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進馬造正衙抨刻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威

望隱然造彈擊無所回畏咸望隱然發南曹偽官九十人主吏皆論死糾繩惡吏李向隱三入御史府糾繩惡吏不以殘鷙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糾奏常先風教齊澣字洗心為監察御史凡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百官肅然顏真卿守清臣遷御史大夫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梐枑乃乘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劾矯使李晟字良器官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發姦擿伏賈敦頤遷洛州刺史發姦擿伏下無能欺使者十輩臨按郎餘慶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荅餘慶妍父妍方孽譖敬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讕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

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買對善弘怒曰舜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枸械之餘慶懼伏罪

知朝廷尊

李勉字玄卿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

條姦

李乂字尚真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乂條其姦中宗不納

帝疏

韋陟字殷卿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殷卿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

不畏彊禦

裴諝字士明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時大行將葬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

反為所擠

崔隱甫還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慧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擠貶印州司馬

摘其姦贓萬計

尹思貞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

摘其姦贓萬計平論死部人稱慶刻石 挾邪亂政 劉禹錫字夢得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 權倖側目 韋貫之劾金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倖側目 劾按不撓 李華字遐叔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 劾中人 竇懷貞監察御史魏傳弓嫉史輔信義欲劾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殊無所悔 彈李義府 唐文粹王義方疏義方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敭王休策蹇厲駑祇奉皇眷而反憑附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洩漏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光方

斯吏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

誅罰 五

白失財者誅之周禮太宰治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注辟名謂爲文書與實不相應

考羣吏之理太宰以八柄歲終令百官府名正其治受其會注會大計也其三歲大考羣吏之理而誅賞之

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文子

謫滿百漢陳遵爲掾不視事曹吏白陳掾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舊事謫滿百當免

自省晉宣帝問諸葛公起居何如而使者曰罰三十以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

議罰漢韓延壽爲東郡守臨出上車騎吏後至勑功曹議罰門下卒白曰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不敢入吏出趨謁父以敬父見罰得無傷大化乎延

壽曰微子之言太守不知過

族誅豪猾 齊南三百豪猾二千石不能制郅都爲太守族誅之

孔

濫罰 李綱宇文紀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若宇文歆諫不聽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令賴歆計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何加罪乎翌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

誅張易之 桓彥範宇士則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噪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

誅韋氏 太平公主玄宗誅韋氏主與狄計遣子崇簡從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顧溫王乃兒子可劫以爲功乃入見王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

臨刑極罵

郝處俊孫象賢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斵爽祖父棺冢自是訖后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汙戮善良 王及善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勦絕元惡且搖亂禍胎憂未既也后納之

臨誅洗沐神色自若 劉禕之賜死于家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為表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令皆傷之

罰不及有罪 魏徵曰罰不及有罪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劉洎贊曰 洎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

誅棄骨鯁大臣 李義府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元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

誅舞文者 柳公綽字寬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

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罰一勸百
權德輿字載之董溪于皐謩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作太輕當責臣等謬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
立釘
趙思綰叛高祖遣郭崇義王峻討之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崇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五代史五十三
狡敵既麇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柳宗元皇武蒿狡敵既麇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
分體燃臍
于公異朱泚露布尚猶分體未即燃臍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韓愈元和聖德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

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以及其徒體骸　元舅撐拄未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上官儀見誅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則天傳

鑾區夷落罪無逃罰唐史王義方上言

淫刑六　事與暴政酷政相類

白哀刑政之苛　淫刑以逞　誰則無罪傳　僭濫頗邪懼及善人刑濫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繁政齊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淪胥以鋪若此無罪　無所措手足謂刑罰不中　淫縱枉撓曲人入罪　殺不辜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明刑不暴管子　秦設重刑赤衣

半道漢名臣奏云雖鄭僑猛政則曰寬難而楚用淫刑誰能救療弄瀅
濫施殺餉獄者義縱為定襄至則掩獄中輕重罪四百餘人兼昆弟親戚私入相親或餉者亦二百
餘人鞫為解脫死罰之罪盡殺之梵林斷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
傷緩深固之罪急縱出之誅孔刑濫人懼韓滉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
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委滉督之其剛愎難共事請
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誣
劾琇餽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貶琇雷州司
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
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
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忿公何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
能用過刑劉洎死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

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

慘文峭詆

楊國忠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擊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係連年誣餞被誅者百餘族

淫刑以逞

高駢字千里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監軍取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廩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於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

有犯令者誅及鄰伍

韓滉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

煎熬生人若墜大火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李白尋桃源序

每笞一人以責其負

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勝其苦吳越世家錢俶

好行殺戮

漢蔡王信高祖之後弟也所至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名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剔其皮膚以死

五代劉守光

捶人畏不免

嚴安之捶人畏不免視膗青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鐵籠聲

囚首

索元禮爲推使聲因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

造檻車

閩王鏻初薛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濶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

首被其毒五代史六十八

百口保無反者　則天謂近臣曰自周興來俊臣死後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受戮者不有寃濫乎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凶惡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吏無反者則天大悦曰已前宰丞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元崇銀千兩

峻刑七

白吏乞貸毫氂輒死　李實爲京兆尹吏乞貸毫氂輒死按之無言者猥曰死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帝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懐凡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

刑殺太甚則致隂沴　李石字中玉唐宗室文宗時大臣新族死歳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

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

刑網寖密 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王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

掾斲屠剔膏流節離 柳宗元掾斲屠剔膏流節離之非有教使然也禍不作而人乃克貌平舒愉

執憲者以深刻為奉灋 高逢列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問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灋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

楚掠凝慘 徐有功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搦護送楚掠凝慘

為炮燻刳斲法 南蠻傳蔡京經制嶺南峻條令為炮燻刳斲法

真蛟蜃 南漢劉龔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克解刳剔之刑每慾毒為軍中所逐

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眞蛟蜃也

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　史洪肇字化元凡民抵罪吏以白洪肇洪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五代史三十

崔元綜　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隱於重辟人多鄙之唐史

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　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廹於饑寒也至是贓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唐刑法志

峻刑暴禁　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令五五相保一家叛舉伍誅

白唯戮是聞子玉鞭貫子玉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刀鋸鑽鑿國語大刑用兵甲鈇鉞次刑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也既乖勿喜之言豈念如傷之見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也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漢書斷之以剛傳依勢作威勢位也倚灋以削倚刑灋以行刻削之刑報虐以威言以威刑報上為虐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而迎喪文選蒼鷹之目郅都擊搏豪彊時號云云乳虎之稱甯成苛酷人語曰寧值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屏棄仁惠專行毒痛鞭貫立威筆削入罪商鞅嚴刑自敝為法自敝延年酷灋見誅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灋時人號

為屠伯後生枉法殺人被誅其母不哭之 周紂父子伏誅 後漢周紂字文通為渤海太守酷虐

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苟晞兄弟見害 字道將 北風刺虐

也 衛國並為威虐 視人如雔 殘人以逞 將戕於餘 戕殘人也 忍

人是可忍也 不得其死 吹毛 刻骨 束濕 窘成操下如束濕言急也

巧詆 雖稱疾惡 無乃忍人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法家

少恩 文吏巧詆 慘礉 史韓非喜刑名極慘礉少恩也 渭水畫赤 商君臨渭水論囚七百餘

人渭水畫赤 酷烈 楊雄解嘲曰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虎穴 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於

中百人為一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枕藉死人號虎穴 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贓宣微文深詆　張湯舞智御人　急縱出之刑（刑法志緩操故之法急縱出之刑言縱罪失出者誅急）地臼木杵（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計貝符下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役官也為地臼木杵不中程或私脫鉗釱及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督作劇不勝痛自剄死者歲數千百人久者至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釱在足者）展月（見暴政門）鬻棺之喻（今獄吏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之喻欲歲人疫非憎人欲殺之利於人死獄吏之深刻亦猶此也史）埽墓之譏（嚴延母事見上注）泥塗罪人不與食（晉王宏字正宗為河南尹無能名為苛碎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宏累有政聲以贖論也）王瀍大刑不可以委曲生情　毀身焦膚（分骰

斷首

孔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 劉子元名知幾武后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謹賦以刺時

酷烈 貫敦頤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頤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

李嗣真諫 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

濼垢索疵 崔元綜每受制鞫獄必濼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

笞掠嚴楚 務贊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因笞掠嚴楚人多死贊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冤

父嫌其酷 郎餘慶始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嘆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嘆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汙點善良破壞其宗 武三思凡搆大獄汙點善良破壞其宗天

下皆蕩然

深排巧引內刑塹中 武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塹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絕也

酷吏破家 桓彥範字士則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皆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

噬紳纓若狗豚然 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齮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帷闥而天命已遷出唐酷吏傳

獄持宿囚 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當推劾之吏以險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鐵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搖搖使不得瞋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

時誘之為酷 唐史臣云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俊臣輩休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狼毒野葛 王弘

義每移檄州縣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 王旭裂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巨石脅之

三豹 同上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閭里至相謂曰若進赦值三豹

鉋尾榆 敬羽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鉋尾榆因入多死

羅鉗吉網 李林甫陰搆大獄誅不附已者引吉溫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為奔走推鍛相脅以虐號羅鉗吉網

震以烈威 吉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

鞫囚不問輕重 來俊臣鞫囚不問輕重注醯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

門壯轢腹 敬羽以門壯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多死

用慘刻奮 肅代

間渠檢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

訊因名狀 朝野僉載李嵩武后時爲御史鞫備諸慘酷其訊皆有名號如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銅驢兒拔橛鳳凰曬翅獼猴鎖犬上麦索下攔單之類

危坐小牀 敬羽累遷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痹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因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

論殺最多 酷吏索元禮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訊衣冠氣沮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

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 同上

每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 來俊臣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蠛公卿上急變每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

織牒左署曰請付

來俊臣或侯思止

失入九　事具錯悞門

白刑借則懼及善人　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枉撓曲入人罪也

察阿黨謂獄官以私恩曲斷情匪哀矜理乖明啓明啓刑書入人之罪

罰既爽於躬行罪宜甘於反生制短長之命豈可復生斷出入之刑

不聞惟恤重典平人國章斯抵誠合中嚴人命所懸豈宜失入過當傷深濫

施　未聞情得旋見獄成罪雖自掇既有常刑死不復生曷宜過當不

平謂何孔失入無辜刑法志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大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

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有罪故吏皆深文帝覽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

求食搖尾見吏垂頭 文粹獄箴寂寂圜土纍纍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古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歊傾漏宇冬有祈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安處張說作

匹婦含冤三年亢陽 文粹張說獄箴匹婦含冤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失入者減三 見上刑法志

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 文宗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名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憖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宋申錫傳

不可為後世灋 唐臨字本道御史大夫蕭齡之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臨曰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因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

用刑也不可為後世瀍帝然之

失出十　事具錯悮門

白利淫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寧僭無濫賞不僭刑不濫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察阿黨見失入門罪無掩蔽禮　既乖明啓之文宜寘利淫之罪　急縱出之誅刑法志　輕典容姦禮　情非故縱罪則減論寛惡刑法志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惠暴而寛惡也　孔小過徐有功后名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　誤縱盧商字為臣同平章事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為武昌軍節度使　失出者減五劉德威太宗問比刑網寖

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寛猛視主之好失出者減五今失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

濫官以失出為戒 自張蘊古之死也濫官以失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刑法稍密

刑法志

怖以妖祟 竇孝諶妻龐謂為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辟李昶鞫之龐當死有功明其枉李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吏泣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詰有功失出餘

見上小過注

用濫不平 十一

白菀柳 詩刺刑罰不平

同罪異罰非刑也 傳

上下其手 王子圍與穿封戌爭囚伯州犁問上下其手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戌方城外之縣尹也注上下其手所以導囚意也隨

上意漢張湯爲廷尉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是以湯雖文深意忌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也

以主意爲獄杜周爲廷尉客謂之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爲獄固當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者疏爲律後王所是者定爲令

以善疾惡後漢朱暉爲臨淮太守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皆爲求理多得出濟不義之囚即時僵仆也

兩劾嚴延年爲涿郡遣吏趙繡案大姓東高氏繡爲兩劾先白輕者欲觀延年意怒即出其重劾延年察知遂殺繡漢史

抑彊扶弱嚴延年爲河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雖陷法曲文出之豪彊者以入內之當生者詭殺之人莫之測也

撓灋周陽由吏豪傑愛者撓法活之憎者曲法殺之

不當罪則侮當罪則威刑也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荀卿子云刑不

應罪賞不酬功張敞為京兆尹賞罰明時越法縱捨也枉撓反坐頗類偏黨其罪惟均所罰不一罪無等差刑有輕重高下其心孔撓灋貸減王世充字行滿拜江都通守有繫獄者皆撓法貸減以樹私恩溫舒不足文粹李庚西都賦斤差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以輕入重以生入死文粹李華中書堂記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不能一灋齊衆陸宣公奏天赦文上下其手布合盛旨酷吏傳序周矩諫武后曰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布合盛旨灋司推斷舞灋深詆徐有功上疏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灋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壅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希旨用刑李峴因侍

御毛若虛覆按謝夷甫罪用法不平峴白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出爲蜀州刺史出新唐史

刑措十二

白五刑不用 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虞夏之道寡怨於人少文法也刑不施而人咸服 畫冠堯畫冠爲刑而人不犯罔或干政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言下順命也期于無刑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注云以殺止殺而刑措不犯有司書茲用不犯于有司言人不犯罪昔唐虞畫刑而人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漢武詔周之成康見上漢之文

景文帝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輕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景帝定箠令而笞者得全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孔歲斷死二十九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致刑措一歲斷刑不滿三十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聖明謹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白居易策止獄刑措從善遠惡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有勸為不善者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惡是刑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柳宗元斷刑論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徐有功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壅塞不白許令臣按驗劾發貶勞奪祿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本傳開元二十五年

刑部斷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卿徐嶠上言大理獄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上表賀以謂幾致刑措通典

改制灋令十三

白灋若易方人難知禁政有弛張法存沿革誠宜適變安可執迷所宜去彼取此不可以古制今灋不前定官將嚋依夏造殷因豈煩於制漢除秦敝亦便於時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為事必有初率舊章而則可若議事之刑滋章多制則舞文之吏因緣為姦無作聰明亂舊章章典也書罔以側言改厥度度法也晉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

矣夫晉國將守唐虞之法度以經緯其人范宣子之刑是晉國之亂刑也

惟聖作則 則法也

畫一 漢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不失

不刊之典

苟可彊國利人何憚改革法律 史商鞅欲變法曰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苟可以彊國利人何憚改革法律甘龍曰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理因人而教不勞而成功因法而治吏習而人安鞅曰龍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若然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彊國利人之術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是以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周因殷禮政亦不愆漢除秦刑人是以息 苟用捨而合道蓋沿革而同歸

簡要

滋章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協中 書合

大中之法建中立大中之法中行之作晉鼎見誚仲尼見上子產之
鑄鄭書終懟叔向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人之有爭心
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三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將棄禮而
徵於書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曰僑不才不能爲子孫吾以救世也既
不承命敢忘大患利百變變法也官或變灋人豈懷刑非利百之謀豈宜
變法遵畫一之義自合守文仍舊貫貫事也論語新意何必改作
相沿不改也禮前定禮事前定則不用析言破律殺無赦易

其紀律　易則生亂　舜文　弄瀆　若從私議是舜公文

瀆無改度義有隨時　適道在權救時貴變　草故取新　捨舊謀新

相時草敝　作古有初壞瀆亂紀　蕭何定律參夷連坐

無自立辟辟法也　三尺安出客謂杜周曰君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先王所是者疏爲律後王所是者定爲令也　刪定奏上後漢應劭刪定律令撰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治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重復奏之　請刪削陳寵昭公奏律令條法溢於甫刑九千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平定應經合義刪條具餘　越律馬援條奏越律與律駮者十餘事申明舊制約束之也　自敝商鞅　孔輕重訟愛憎趙冬曦神龍初上書曰古

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條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發條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痛哭必矣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擾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殺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奕者一碁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韓琬凡有未發及已發未斷而逢格改者若格重則依舊條輕從輕法唐六典貞觀初有蜀王法曹裴洪獻奏駁律令命長孫無忌房玄齡釐正凡五百餘條減開皇太尉入流者九十三條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永徽中復撰律疏三十卷至今並存出唐六典云

死罪十四

白死者不可復生漢文詔制短長之命書死者不恨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斬殺必當月令鈇鉞肆諸市朝景伯云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仲春無肆掠肆暴屍也月令以殺止殺書呂刑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千鍰以贖死罪也致辟誅殺也罪在大辟禮念施行之後不可復生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死刑周禮是全要領禮無所加誅一死國章斯抵誠合申嚴人命所懸亦宜審慎議獄緩死易莫大之刑刑故無小孔誤伐一栢而殺二臣狄仁傑官懷英遷大理丞左威衛大

將軍權善才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凡京城決死囚之日尚食蔬食內教坊及太常徹樂每歲立春後至秋分不得決死刑唐六典

決死刑皆於中書門下詳覆同上

凡決大辟在京者決三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唐六典

老奴死罪李輔國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尚父許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閽者不納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官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

優辟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
諭遣

喜復死刑三覆奏上元元年肅宗本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

二十九人太宗本紀裴寂有死罪四裴寂字玄眞浮屠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寂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遽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乃放靜州

流罪十五

白舜典曰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其五刑屏之遠方以禦魑魅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投畀有北侯罪長沙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居罪人遠近有三等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五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黜惡禮流凶四凶去邪勿疑去父母之邦緩死申恩徙於瘴癘移人禦魅放流玄冠縞武不齒之服所放不率教者禮宥汝以遠傳子産謂子南曰君不忍殺宥汝以遠勉速行乎晉放大夫胥甲父于衛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見公羊傳莊舄曰越之流人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流在裔土以實裔土國語信無罪而棄逐騷雖處罪放講學不倦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書曰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云罪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流宥五刑自宜

離逖爾土 聖代好生 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 尚於我有尤乎 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流共工等 播棄 讙諭 徙之於蜀 漢放韓信 投荒孔徙邊 嚴郢字叔敕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徙者得悉徙邊郢言罪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 苛刑禍及流竄 文粹皮日休鹿門隱書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蹤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名與勢然也 別勑長流 長孫無忌奏別勑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罪勑長流嶺南至死不復回此亦爲法自敵也 決杖百流嶺南 李朝隱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乞贓五十疋帝怒杖殺之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又乞贓無死比籍當死生猶將宥之固請決杖百流嶺南 四曰流 書云流宥

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唐刑法志得罪當流李安遠與王珪最善珪坐王頗得罪當流安遠為營護免矣長流登州五代王殷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甲兵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兹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殺之詔流罪無遠近皆從邊要州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從邊要州後犯者寖少出刑法志諸王子孫雖嬰禍亦投嶺南則天皇后武氏諸王章連死戮殆盡子孫雖嬰禍亦投嶺南悉投放醜裔薛懷義陰慕少年千人為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搆矩免官

貶黜 十六

白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三已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愠色 降階 白衣領職 晉周顗伯仁為吏部尚書醉酒為有司所糾詔令白衣領職 左遷 左降 左轉 左授 思過之地 放黜師保 書 絀爵 禮 簡不肖以黜惡 禮 事君三違不出境 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奪之官邑 咸黜不端 再免 潘安仁再免官 黜乃亂也 楚太子 放臣 逐臣遷客 禦魅 見上注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名歸宣室 賈誼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為鵩鳥賦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俟罪長沙 賈誼謫為長沙王傅

既已謫去渡湘爲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云云罪人黜伏

謫去謫居直道獨醒　謫居三年屏去失息禁闥俟罪荒陬瘴癘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鵩鳥屈原汨羅之上見著離騷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投諸四裔孔聘卲王妓宗楚客生聘卲王妓貶原州都督紬放權德輿言比經紬放者自謂抆拭無期生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

廢黜者因姦冒進柳澤疏遷貶無闕日李訓字垂訓本扶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扶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及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削跡朝端李邕字泰

和貶道化尉妻温復為邑請戍邊自贖曰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嵗時歎戀聞者傷懷顧寛逐

臣過惡王起字舉之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顧寛逐臣過惡雖坐貶黜俄而遷復

盧懐慎諫竊見内外官有賕餉狼藉劓剠烝人雖坐貶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内懐

自棄徇貨捂背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患奸而遺遠坐小瀍

貶唐儉字茂約坐小三貶朱崖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法貶光禄大夫朱崖兩判皆為擬進用

者而令狐綯之詞未知孰是有俗傳云虵用兩頭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服既斜而心亦斜仇家謗也南

部新書屈平顦顇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蓬李白送

族弟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卧牀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列百請不頷頭

韓愈赴江陵**久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韓愈崔立之詩**趙璧爲誰點**

隋珠枉被彈李白送竇司馬**望望思得效用**柳宗元與京兆書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放臣不宜與善地**劉禹錫字夢得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州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邪

痕廢程异字師舉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復爲揚子留後异起痕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曠然無黜免意**柳渾字夷曠免後數日置酒名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醜地**李朝隱字光國擢大理丞武三思攜五王而侍御史

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目實不宜輕用法忤旨斥醜地

徒役十七

白手役　計年　斷徒　配役　驅以就役　計徒傳曰計徒庸也役諸司空周禮凡萬人有罪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月役則宥而赦之注云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伐薪之年鬼薪徒也就役計日　徒坐

舂槀徒役女子之所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諸職事以明刑恥之明刑書罪惡於大方版着背也不齒三年不得列於平人不能改出乎圜土者殺之　司圜掌收教罷人凡害人者不使飾冠著墨幪與

古象刑同任之以事若今罰征上罪三年而捨中罪二年下罪一年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其財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城旦謂旦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役俱舂作米四歲刑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張蒼定律諸當髡髡當為完者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入于隷臣妾隷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隷臣女子為隷妾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有爵者七十者未亂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此司厲之職也復作即吉

使女徒復作復作弛刑徒**弛刑徒**不私鎖但責保**顧山錢**平紀天下人徒已論歸家出顧山錢月三百**王陵爲刑徒於道**魏王陵過事髡五歲當歸道**孔徒者得悉徒邊**嚴郢字叔敖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徒邊即流也本傳**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徒男子入于罪隷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見刑法志**長役之**宗室李復字初陽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爲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罷役徒**梁本紀乾化二年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因罷役徒五代史**徒非重刑**天子惻然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唐刑法志**私罪徒以上會赦免**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於是通

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肆告赦前事以其罪罪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 隋徒刑五 自一年至于三年

唐因之

白孔六帖卷四十六